

文起波澜

甘为青史做“窃贼”

陈茂声

昔时读鲁迅,记得孔乙己涨红了脸争辩:“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当时只道是文人迂腐,未曾想有朝一日,自己竟也在“窃”与“偷”的边界徘徊。

单位搬迁之际,旧库房狼藉一片。尘埃在从窗户透进的光柱中飞舞,如同时光的碎屑。一位已退职的领导心系往事,约我同寻《刘邓大军与光山》的资料,以备郑大教授研究之需。翻检间,他忽低声对我说:“有些史料存档稀少,若有用的,你不妨先存起来。”我一怔,心有微澜。虽是领导授意,手下却不知不觉沉重,每取一册,竟有如贼般心虚。

回到办公室,面对一沓有关光山的史书,忽然明白:那并非教唆,而是一份未尽之责的托付,是一种深沉却无言的期待。我心肃然。

此后因工作之需,我又数次独自进入库房。数年间,《光山史话》《光山县志》《光山革命史》《光山党史大事记》《红色光山》……一一入我案头。借此,

我陆续修订《光山党史二卷》,理清“光山建置知多少”“光山解放史略”;重现“红二十五军与光山”“白雀园的英烈”“皮旅与中原突围”“殷区起义”;再写“卧龙岗”“赛山樵唱”“北台熏风”“郎皈春耕”“千年钓鱼台”“三山夜月金兰山”等光山古“三台八景”;更挖掘出“光山完亲”“光山喊彩”“光山民歌”等民俗遗珠,甚至追溯“《茶经》黄头港”的往事。点滴成文,十余万字,成为光山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算为光山历史略尽绵薄。

如今回看,这些年来所写光山文史稿,先后见于《中原文史》《河南史志》《信阳晚报》《信阳周刊》《中国地名》等报刊。有人竟称我“半个光山史专家”。我再无当初窃书之愧,反觉欣慰,这些文字,终未辜负那段库房中的嘱托。

孔乙己以“窃书不算偷”自我解嘲,字面上“窃”似有别于“偷”,仿佛多了文人的体面。现实中,“窃书”一事确也因人而异:学者为之,可谓珍惜文献、传

承文明;贪者为之,则实属占便宜、损公利己。对我而言,这些未付分银却得之大用的史料,究竟算“窃”抑或“工作需要”,恐怕难一言蔽之。

每当我翻开那些泛黄的书页,闻到那混合着尘埃与岁月的气息,便仿佛与历史对话。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故事,通过我的笔尖重新流淌出来,注入新的生命。这不是窃取,而是拯救;不是占有,而是传承。

如今,我从当初那个心怀忐忑的“窃书者”,成为地方历史的记录者和传承者。每一次“窃书”,都是对历史的一次致敬;每一次写作,都是对记忆的一次重塑。回首来路,不禁感慨:有时,最不合规的行为,恰恰成就了最珍贵的传承。

事可辩证观之,心凭动机见分晓。若天下多几位对历史负责的领导,多几个甘为青史做“窃贼”的痴人,历史大约就不会轻易被时光湮没,而文化的香火,也便在这看似不甚光彩的传递中,悄然存续。

浮生岁月

“跑老日”

周海燕

儿时,每到农闲,或者没事时与老人一起聊天,奶奶嘴边时不时,总会叨唠:“跑老日,跑老日。”

幼时,并不知“跑老日”是啥意思,但奶奶讲的“跑老日”的事,我却清楚记得。

奶奶说,1938年,日本人进信阳。那天,她带着我大姑、二姑和我二爹、三爹、四爹,背着我爸爸,从凌晨出家,一直走到晚上,到了土门,才敢找个人家歇息下来。

奶奶说,那时,“跑老日”跑到土门地界,基本上是深山老林,日

本人也不追了。因知道日本人进中国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以,能跑的信阳人,早早就带着家人跑了。

奶奶说,歇息几日后,她就带着我爸和家人往回走,走到土门远远就闻到一股臭味。听人说,前面就是日本人杀人的万人坑。哎呀,惨不忍睹,到处是尸体。说到这里,奶奶沉默了良久:嘴里还在念叨“跑老日”“跑老日”。

“跑老日”回来,奶奶度日如年。奶奶说,“跑老日”第一年冬天的一个夜晚,那天,寒风刺骨。

你那新四军的么爷带着两人,走进咱家。他说,大嫂,你一个人带这么多孩子,不容易。我把小二小三带走,也好给你减轻负担。奶奶看着十来岁的二爹、三爹,强忍着泪水,抱了抱二爹和三爹,就让你么爷,把二爹、三爹带走了。

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及知识的积累,我渐渐懂得和知道了“跑老日”的真正含义。

如今,奶奶已经离开我们了近五十年。但“跑老日”,这句唠叨,却始终萦绕在我耳边。

冬去春来

故乡的小河

蒋志明

离开家乡已四十余年了,很多往事都已在记忆中逐渐淡化,唯独家乡的那条小河在我的脑海里依旧清晰如故。

一年四季家乡的那条小河都是我们眼中的一道风景线,每到春季,阳光明媚,冰雪消融,成群结队的各种鱼儿和成群的鸡鸭在小河里无忧无虑地嬉戏、觅食。一声声鸭叫,鹅唤,一串串蛙鸣鸟语,清新悦耳,美丽动听,令人顿生“春江水暖鸭先知”和“小桥流水人家”的兴奋感觉。此时,在室内封闭了一个冬季的人们,纷纷走向户外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清新气息,领略无限风光。

夏季,是小河最热闹,最鼎盛的季节,每到傍晚大人小孩男女老少蜂拥而至,纳凉消暑,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寓言故事,远古神话,可谓神乎其神,丰富多彩,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故事多如牛毛,令我们这些孩童有享受不尽的“耳福”。记得有一年夏天,和上年相似,久

旱不雨,塘坝干涸,稻田龟裂,河水几乎断流,大人们便在小河边筑坝拦水够人吃畜饮,终于渡过了难关。20世纪70年代初,在大兴水利时,小河上架上了一座渡水槽,贯穿西东,颇为壮观,成为小河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不少游人前往参观,并留下诗句。有诗曰:“长虹飞渡贯西东,老虎青山天堑通。五岳千支腾碧浪,千亩田地沐春风。排洪飞泻龙摆尾,灌溉分流马列鬃。早涝保收丰收稔,人工施巧胜天公。”渡水槽的下面有好大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木和竹林,风一吹哗哗啦啦作响,和小河流水相互呼应。此时,一副美妙绝伦的田园风光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迷恋和陶醉。

秋季,小河两岸的芦苇飘飞着花絮令人展开了无限的想象力,一阵阵风儿吹来,满岸的芦苇像天女散花似的,若即若离,飘飘然,芳香四溢,此时,即使你有千般愁苦,万般无奈,一旦你站在小河的两岸,你的

心绪便会像这铺天盖地的芦絮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令人心旷神怡,悠然自得。偶有一些野生小动物,从芦苇间窜出,会给你一种惊喜的感觉,此时,你才能感觉到人与大自然是多么的和谐。

冬季,小河像温柔善良,含羞多情的少女一样,悄无声息地流淌着,好像是怕惊扰了路人似的。此时的小河给人一种安详、恬静和纯朴的感觉。如果你有了心思,有了烦恼而无处倾诉的谱,小河会以她宽广的胸怀和包容一切的大气来迎接你,耐心地听你倾诉衷肠,然后以它“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大自然语言,让你受伤的心灵和受挫的情感得到抚慰、解脱和平衡。

家乡的小河四季啊,虽然我的身离开了你的怀抱,但我的心永远和你贴在一起,久经岁月的流逝,使我对你的思念和眷恋之情,更增添了一份。家乡的四季小河啊,我愿和你一道,共品人间的苦辣酸甜。

诗品时空

八秩回响:
从烽火到朝阳

叶自武

八十年前的风,裹着硝烟味
从卢沟桥头吹过,吹裂了万里河山
侵略者的刺刀,挑破了母亲的衣襟
村庄在炮火里坍塌,孩童的哭声
坠在焦黑的屋檐下,成了最痛的回响
这恨,是家破人亡的血痕
是山河破碎的呜咽,刻在每寸土地的骨血里

但中华的脊梁,从不会被轻易压弯
你看,青纱帐里跃出的身影
用土枪和大刀,劈开黑暗
冻僵的手指,仍紧攥着国旗的一角
哪怕胸口对着枪口,眼神依旧如炬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是母亲送儿出征时,塞在行囊里的誓言
是战士们冲向敌阵时,震彻山谷的呐喊

这气概,是寒夜里不灭的星火
是绝境中筑起的长城
是四万万同胞攥紧的拳头
把“亡国”的咒语,砸得粉碎

如今,八十年的风已吹散硝烟
但我们仍能听见,历史的回响
那国恨家仇,不是沉重的枷锁
是刻在血脉里的警钟,是催我们奋进的鼓点
我们站在先烈用生命铺就的土地上
带着他们未凉的热血,和不屈的脊梁
走向更辽阔的朝阳——
让和平的霞光,永远照亮
他们曾誓死守护的每一寸山河

稻黄时节想起了娘

邹晓峰

稻秆摇晃 谷穗吻撞
田野一片金色的海洋
在这个稻谷秋收的季节
我又想起了我的娘

记得我还是小不点的时候
每到稻穗金黄的时节
娘就会莫名地紧张
生怕老天连续下雨
浇灭一年的希望
总是三更半夜地忙

娘已离开了人世
走上了天堂
现在的田野里
稻穗更是一浪拥一浪
但农民们告别镰刀
告别了打场
田野里收割机隆隆作响
可在这时再也见不到
昔日在田野里忙碌的娘

我站在无垠田野上
目视稻穗轻轻地飘荡
仿佛看到娘割稻时的姿势
和那黝黑瘦小的模样